

妥协与卑劣妥协

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

艾维榭·马格里特◎著

陈特安 王如君 吴迎春◎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妥协与卑劣妥协

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

艾维榭·马格里特◎著
陈特安 王如君 吴迎春◎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妥协与卑劣妥协 / () 马格里特著; 陈特安, 王如君, 吴迎春译.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115-1097-6

I. ①妥… II. ①马… ②陈… ③王… ④吴… III. ①阶级调和—理论研究
IV. ① 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2818 号

书 名: 妥协与卑劣妥协
作 者: 艾维榭·马格里特
译 者: 陈特安 王如君 吴迎春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鞠天相 杨冬絮
封面设计: 马 路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38 65363105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2 千字
印 张: 13.125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1097-6
定 价: 28.00 元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选的最受思想家关注的好书。

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紧张关系，妥协正是缓解以致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

从总体上看，政治妥协是一件好事，为了和平的政治妥协是大好事。

译者的话

人类为何能成为万物之灵，为何能取得无以比拟的辉煌成功？艾维榭·马格里特教授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有限的合作不同，“人类有着完美的、多彩的、灵活的协调合作能力”，“人类为资源稀缺和货物生产而竞争”，“人类政治生活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竞争与合作之间的紧张关系，妥协正是缓解以致消除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

本书的这一回答得益于苏格兰史学家、哲学家休姆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上述的“两种观察”。作者认为，他们不是第一次有这种观察的人，但他们却是第一个理解到这种观察的完整含义的人。于是，他把和平与正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本书的中心论题。“为了赢得和平，我们可能被迫付出公正”，“问题是在为和平而放弃公正的路上能走多远？我说，要走相当的距离，但不是全程”。书中提出，“总体说来，政治妥协是一件好事，为了和平而进行政治妥协是一件大好事。”“哪里有谈判的余地，哪里就有妥协的余地。”

本书运用大量重要典型事例（如慕尼黑协定、雅尔塔协议和阿以和平谈判等），结合渊博的哲学、政治和历史学识，以新颖的视角对

各种不同的政治妥协细加分析，对战争、和平、正义等问题娓娓道来，以告诉读者：“妥协是政治的中心，能够妥协会受到赞扬。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共产主义希望通过创造客观条件，让道德不复需要，从而超越道德，这并不会损害道德本身，正如创造最好的健康环境，并不会损害医学。”“妥协，它给民主带来生命活力。”

经详细论证后，本书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政治妥协是一件好事。为了和平的政治妥协是大好事。”而卑劣的妥协是不好的，“为了维护道德的缘故，我们竖起了一个严厉的强制令：无论如何，必须避免卑劣妥协。”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妥协，词意来自于共同的承诺或相互承诺，是建立在互相承诺基础上的合作”。妥协与当今的时代精神密切相关。因此，本书一问世，就很快被美国《外交杂志》评为最受思想家关注的好书，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正是基于其厚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借鉴意义，我们翻译了这本书。

但是，书中也有个别不恰当的提法或类比，并不是人们所能普遍接受的。那就算是在国际问题研究中“聊备一说”吧。我们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此书时，一定会择善而从之。

因水平有限且时间仓促，译文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译者

2011年12月

致 谢

2005 年，我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两个坦纳讲座。这些讲稿就是第一和第三章的基础。这两个讲座由 4 位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杰出评论家约翰·费约翰、李·罗斯、塞缪尔·舍夫勒和塔马·夏皮罗进行过仔细审查。我也很幸运，得到了肯尼斯·阿罗的高度透彻的评论。摩西·哈尔伯特和毛瑞斯莫罗蒂读了坦纳讲座稿，并写了详细的意见。埃德娜乌尔曼·马伽利特阅读了全部手稿，她的贡献，一如既往，是非常宝贵的。

我还要感谢迈克·伯恩斯、朱莉娅海姆、和劳伦·莱普，他们在不同阶段对我在语言和风格上的问题提供帮助。

我理当为这本书的缺点受到批评，但如果没有得到上述帮助，这本书的缺点就会更多。

〔译者注：坦纳讲座开启于 1978 年，由实业家、学者奥博特·克拉克·坦纳（Obest Clark Tanner）资助，致力于呈现和促进与人类价值相关的学术研讨，以期启迪智慧，完善品格。〕

目 录

译者的话

致谢

导论：为什么要妥协？ / 1

关注	1
妥协，一种矛盾的概念	4
和平与正义的紧张关系	6
摇摆在持久和平与公正和平之间	8
关于残暴和羞辱	9
慕尼黑综合症	9
被动方	11
斯大林和希特勒之间的选择	12

第一章 政治妥协的两个画面 / 17

绥靖政策	19
我的关注	22
两个画面	23

稀缺和神圣之间禁止交易	25
什么不能用钱买?	28
自由主义者和犬儒主义者论何为卑劣	31
两类观察	34
小结	36

第二章 不同种类的妥协 / 37

乐观的妥协: 认可	40
乐观妥协: 放弃梦想	44
乐观妥协的更多特色	46
“伟大的妥协”是“卑劣妥协”吗?	52
反人类罪	58

第三章 为和平而妥协 / 63

路线图	65
神圣性与领土收复主义	67
神圣性之心理	70
革命性战术撤退	71
妥协为了停战	72
和平之合理性	74
当和平超越正义之时	76
正义与稳定	81

第四章 妥协与政治必要 / 83

问题	85
----------	----

必要与胁迫	87
耐人寻味的范例	90
严责行动	93
必要之借口	97
卑劣妥协 情感政治	101
“无论如何”	105
次优与妥协	107
“无论如何” 从哪里来	109
替代结论	111

第五章 卑劣妥协之道德 / 113

伦理和道德之间的肮脏之手	115
不要以我们的名义	118
规定和规范之间的妥协	120
急迫性与紧急状态	121
道德和不正常状态	122
内战和卑劣妥协	126
安全：合理性或借口	129
道德和伦理冲突之间的悲剧性选择	132
总结	135

第六章 宗派主义和妥协 / 137

政治的经济画面与宗教画面再对比	139
对待数字的态度	141
自恋和小分歧	143

摩尼教	145
纯洁与腐败	147
教派和秘密	149
宗派主义和区域主义	153
宗派主义的战争	155
最近的一些教训：兄弟战争	156
另一极：自由主义理念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理念	158

结 论 / 165

在邪恶与极端邪恶之间	167
丘吉尔的判断	169
魔鬼的会计	171
受害者的性质	174
同路人的道德状态	176
对道德本体的攻击	179
斯大林主义是极端邪恶吗？	180
道德的消亡	183
以未来人类的名义	185

参考文献 / 187

导论：为什么要妥协？

关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很有功劳，他曾警告：“谨防卑劣的妥协。”
我的书就是为了说明和支持这一警告。

但是，本书涉及更多内容，这是一本关于和平与妥协的书。

更为确切地说，为了和平，我们没有权利做出什么样的妥协。

答案很简单：即使是为了和平，卑劣的妥协也是不能容许的。其他各种妥协书中会逐一论及：各种妥协的价值应该受到合理评价。只有卑劣的妥协，应全部排除。尽管存在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的妥协，但本书谈论妥协的主要目标是：要为以和平为目的的妥协，其中包括那些以正义为代价实现和平的案例，留下尽可能广阔的道德空间。本书的诉求就是和平，而不是公正的和平。即使有失公正，和平也有其合理性。

这不是一个容易作出的判断，但这就是我的判断。

书中讨论的妥协是政治妥协而不是个人的妥协，这种区别常常不清晰。一些个人交易有许许多多的政治含义。在制造原子弹的过程中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角色通常被看作一个浮士德式的交易。弗里曼·戴森说，这笔交易是这样的：以原子弹交换一个做大规模物理学实验项目的机会，或者确切地说，奥本海默当时负责大规模的实验。无论奥本海默的浮士德式协议的真正细节如何，其对原子弹的政治含义却如蘑菇云一样明显。

我把卑劣的政治妥协视为一种协定，它只是为了建立和保持一个不人道的政权、一个残暴无道的政权、一个不把人当人看待的政权。在整本书中我用“不人道”来表示不把人当人看待的极端表现。不人道的意思是指残酷、兽性、野蛮，这是我使用这一词汇的唯一原因。羞辱，在我看来，已经不是不把人当人，羞辱再加上残暴，就等于“不人道”。因此，残暴加上羞辱，就是一个不人道政权的行为内容。

有关不人道政权、残暴无道政权的概念，指导着我对卑劣妥协的解读。其基本要求是，我们应该提防同意建立或维持残暴无道政权的行为，即使被动同意也不行。

许多不好的事情从潘多拉盒子冒了出来，残暴无道政权就是不好的事情，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其出现，但也需要合理理由。

不人道政权侵蚀了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基础是人把人当人看待，否则就损害了道德的基本假定。我给道德和伦理之间划出了分界线。道德是指我们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人类美德，而不会有别的什么。相比之下，伦理是指我们同其他人应该有的关系，比如像家庭关系和朋友关系那样的特殊关系。

道德，就其本质而言，以人类范畴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属于人

类这一物种。当人不把人当人看待，就是对人性的攻击，就会对道德工程造成损害，也就是对构成人与人关系的工程造成损害。

为了维护道德，我们立下了一条严格的禁令：无论如何，必须避免卑劣妥协。但是，“无论如何”是指什么呢？本书第四、第五章将会回答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应当被真正实现。

我再次强调，这本书包含对卑劣妥协的严厉警告，其目的是强烈支持进行一般性的妥协，特别为了和平而做出的妥协。它把针对妥协的大量禁忌限制到了最低限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妥协都是有道理的。某项特定妥协可能会被以充足的理由拒绝，因为它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或是不合时宜的。1624年出售的曼哈顿，当时其商业价值60荷兰盾，这对土著美国人来说，并不是个好选择，1867年俄罗斯以720万美元出售阿拉斯加，也是一样。

我不同意“吃亏和解比胜诉还强”的格言，我认为，只有卑劣妥协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被禁止的，而其他妥协则应根据其价值来逐案评价。有些可能会变成黑幕交易（交易有可疑的动机）、骗局交易（假冒商品交换，以“滥珠子滥扣子”顶替真正贵重物品）或肮脏交易（具有剥削性，充分利用了弱势方的弱点）。这些都是不合乎道德的坏交易的形式，如果某些条件变一变，他们有时还可以成为合理的。而卑劣妥协则不同，其永远不会具有合理性，充其量只被原谅而已。

卑劣妥协通常最为黑暗。种族主义政权的极端形式就是不把人当人对待的典型，直接污辱了人性共有的概念。建立或维持种族主义政权的妥协是卑劣的化身。

的确，有一个关于卑劣妥协令人沮丧的范例，它具有约瑟夫·康拉德的名著《阴暗之心》中描述的特点。虽说这一范例是关于卑劣妥

协的一个明白不过的案例，但它模糊了个人卑劣交易和集体卑劣交易之间的交易差别。这就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打着耻辱的“启蒙非洲”的幌子，实行对刚果的私人统治。如果说历史上有过残暴无道政权，那么这位国王在 1880 年和 1908 年期间对那块殖民地的私人般统治肯定是其中之一。刚果人不仅受到奴役和不人道的摧残，而且有一半人口（800 万到 1000 万之间）遭到屠杀，为的是“照亮非洲的黑暗”。正像我们从亚当·霍克希尔德《利奥波德的幽灵》中所看到的那样，康拉德著作中所描述的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写照。利奥波德的刚果自由邦，构成了对共有人性概念的直接损害。

刚果自由邦的运作包括两类协定。一是收购刚果的土地，通常是从当地头领手里收购。这种类型的协定很难说是妥协，因为它是以威胁和直接恐吓手段勒索来的。二是另一类型的协定，正像利奥波德二世和法国、美国（1884—1885 年）所达成的妥协一样卑劣。这些协定含有如此内容：以在刚果的贸易优惠换取对利奥波德不人道政权的承认。这些卑劣妥协不同于黑幕妥协、骗局妥协和肮脏妥协，它在道义上任何时候都是错的。利奥波德二世将刚果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地一样进行统治。可能有人会说，同利奥波德签署的协定坏到家了，但这些是私人协定，不是两个集体间的政治妥协。字面上来看，这话没错，但也只是字面而已。

妥协，一种矛盾的概念

妥协的概念，我认为，应当处于微观道德（关于个人间互动关系）

和宏观道德（关于政治实体间的互动关系）的中间。毕竟，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我们都很少得到第一重要选项。环境迫使我们去解决不重要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应当受到妥协，而不是理想和规则的评判。理想可能会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成为什么；而妥协则告诉我们，我们是谁。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最终达成的妥协是次优选择，而且往往甚至连这个也达不到。但是，这种次优选择却再次诠释了我们的道德观点，尽管这时的妥协并不是最佳选择。

然而，妥协的概念，在哲学讨论中根本占不到中心位置，甚至连个次要地位都挨不上。妥协没有成为哲学中的主要话题，一大原因是受到偏爱理想理论哲学的冷遇。妥协，看起来乱糟糟的，是日常政治中的沉闷之事。它似乎与微观道德或宏观道德的理想理论截然不同。的确，理想理论关注的是规则和理想，而不是次优。但是，把妥协从道德理论中排除，就如同把摩擦从物理学中排除，硬要把摩擦归属于工程学范畴。

妥协是一种矛盾的概念。它带有两种评估的反向力量。这是一个“嘘声—欢呼”的概念，即：一个表示人与人合作的积极概念，同时伴随着一个背叛高尚原则的消极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妥协被认为是一种善意的表达，而在其他场合则又表现为没有诚意。

一种矛盾的概念不同于一种有本质争议的概念。后者具有无可争议和无可争辩的良好涵义，并且争议之事也只是涉及同类中最好的范例。冷战期间，“民主”是共产党人和自由党人之间发生本质争议的一个词汇。对共产党人来说，东欧的人民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党的民主只不过是“正规的”民主；而对自由党人来说，西欧的

自由党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而人民民主则是对高压性政党专制的美化语言。然而，这里的关键是，双方都认为“民主”是一个好词，每一方都想以其积极的概念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矛盾性词汇有其特殊性，同时具有好和坏的意思。

但是，我们应当想到，政治不是语言哲学领域中的事项，词汇运用之争议也非关于词汇本身。关于“妥协”的争议中，争的就是妥协的概念：它是像友谊与和平那样好呢，还是像胆怯与懦弱那样坏呢？

从表面上看，问妥协是好还是坏，听起来很蠢，就像是在问，细菌是好还是坏呢？没有细菌，人活不了，但有时人又因为细菌而死亡。不过，这种差异使得有关细菌的好与坏，以及妥协的好与坏，成了值得一问的问题。我们体内的细菌是细胞的十倍，其中许多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少数细菌具有病原体，能引起疾病，若受到适当治疗，我们可以摆脱它们。同样，妥协，即使有些是致病的，但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十分重要。我们需要抗生素来抵御致病的细菌，我们也需要积极抵御卑劣妥协对政治实体中的道德生活所造成的危害。

和平与正义的紧张关系

我相信，除了妥协与其精神矛盾之外，和平与正义之间也隐藏着深刻的紧张关系。和平与正义甚至要求两种不可兼容的特性：一种是为了和平而妥协，另一种是电影《迈克尔·格拉斯》中所表达的，无论如何要让正义占上风。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和平与正义和谐并存：“正义与和平相吻”（旧约诗篇 85：11）。相比之下，对黑暗的赫拉